

中图分类号:K25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04)06-0092-(06)

“军阀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兵灾救护

池子华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 苏州 215006)

摘要: “军阀时期”——1916年至1928年——中国红十字会本着博爱襟怀,继续着救伤恤难的人道主义事业,在讨袁之役、护法战争、直皖战争、粤桂战争、直奉战争、江浙战争、奉浙战争等兵灾中进行广泛救护,克尽其职,受到社会各界的交口称誉。

关键词: 中国红十字会;军阀时期;兵灾;救护

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军阀时期”(1916年到1928年这段时间一般被称为“军阀时期”)^{[1](P299)},段祺瑞皖系、冯国璋直系、张作霖奉系、阎锡山晋系、唐继尧滇系、陆荣廷桂系,还有遍布全国的小军阀,把整个中国分割得七零八落。各派军阀,朝秦暮楚,纵横捭阖,相互攻伐,中国由此陷入军阀混战的大动乱年代,“祸机遍布,有触即发”,“国内战争之祸,无时或已”。^{[2](P7)}在这个不幸的时代,1904年成立的中国红十字会,本博爱襟怀,继续着救伤恤难的人道主义事业。本文对“军阀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兵灾救护作一鸟瞰,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护国战争”救援行动结束不久,“复辟之役”的炮声响起。1917年6月,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率“辫子军”进入北京,7月1日拥废帝溥仪,复辟帝制,激起民愤,被总统黎元洪罢免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在天津马厂组织“讨逆军”,兵分

两路,于7月12日兵临北京城下,与“辫子军”展开激战,史称“复辟之役”。鉴于“复辟祸作,国师会伐,近畿一带,战事方兴”,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致电北京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天津分会、山东及津浦铁路沿线各分会“克日筹备”。^{[3](1917年7月12日、13日)}7月10日,沈敦和副会长召开临时常议会,决定“召集医队,置备器械、药品等件,预备出发”。^{[3](1917年7月12日)}

“复辟之役”,天津分会首当其冲。7月初津分会即组织起救护医队,并出发廊坊,实行救护。北京总会也组织了第一医队,一切医务均由协和医校医员主持,随时准备开赴战地,如军情紧急,即增派第二医队。京城各医院,联合收治伤病兵民,“每次津车抵京,均派人在站迎护伤军。”^{[3](1917年7月13日)}7月12日,“讨逆军”进攻北京,“辫子军”一触即溃。“复辟之役”迅速结束,总办事处没有派出医队,而由北京总会会同天津分会从事救护,“虽为日无多,而成绩昭然,京津人士交口翕颂。”^{[4](P16)}

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举起“护法”旗

收稿日期:2004-07-28

作者简介:池子华(1961-),男,安徽涡阳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导、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帜,成立以“勘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为职责的军政府,并出任海陆军大元帅,依恃西南军阀发动“护法战争”。段祺瑞调兵南下,师抵“两粤门户”,“滇黔咽喉”的湖南。

大战即将来临,湖南一些分会筹备救护,如创始于1916年的衡阳分会,“主持者华人为杨承曾、廖廷铨,西人为白医生、莪医生,昨已在商会协议二次,共筹得会金数千,此亦当地必不可少之举也。”^{[3](1917年10月8日)}宝庆分会组织救护队,准备驰往战地,10月8日电请总会总办事处知照前敌各军予以保护。^{[3](1917年10月9日)}

10月中旬,两军在湖南等地展开激烈交锋。是时,中国红十字会正全力赈济北京、直隶水灾,焦头烂额,疲惫不堪,“值此天灾人祸相逼而来,本会正办京、直水灾,区内之武清、天津、文安、沧县、东光、徐水及获鹿之石家庄等七县春冬急赈,并担任天津被灾妇孺留养经费至明春二月为度,需款数十万,业已力竭声嘶,实无余力兼顾。”^{[3](1917年10月29日、11月2日)}但天职攸关,岂忍坐视?战争爆发后,红会总办事处急电长沙、岳阳、常德、衡州、永州、汉口、重庆、威远、樊城、潜江、富顺、自流井、灌县、析津等分会分别组织救护医疗队出发战地,设临时医院救护病伤兵民,同时募集捐款,量力接济。如《申报》报道说:“川、湘、鄂等省军事日紧,本埠(上海)红十字会近接重庆、常德、岳阳、樊城、潜江、汉口各分会先后来电报告,业经分设临时医院并组医疗队出发救护,当经沈仲礼(副)会长分拨巨款并药品、器具等物以资补助。”^{[3](1918年2月4日)}不仅如此,1918年2月3日,总办事处还在接到“通城分会电称,通城驻兵万计,每日疗治伤军,病舍几满,请速派医员,多携器药至通协助”的请求后,特派刘月如、曹晨涛医生偕同药剂员李安福、看护唐永年、职员鲍康宁、鲍康祚等携带药品、器具乘招商局“江宽”号轮前往通城协助救护。^{[3](1918年2月4日)}战火在蔓延,总办事处支应为难,不得不向社会求助。1918年2月6日,沈敦和在《申报》刊登“敬募”启事^{[3](1918年2月6日)},向社会各界发出募捐求助,而社会各界,纷纷响应,给予红会以有力支持。

1918年5月21日,受西南军阀排挤,孙中山愤而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护法运动失败。在整个

“护法战争”中,湖南始终是双方争逐的“角斗场”。战灾蹂躏已深,水患继之,诚可谓“水深火热”。中国红十字会把赈济的重点投向这一“重灾区”,不仅筹集巨款予以救助,且特设湘赈干部处,举交通部专门学校校长唐慰芝为部长,驰赴湘省办赈。据《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统计,“湘赈款项共计一万四千元,连南洋公学经募七千二百元,共二万一千二百元;运往新旧棉衣二万四千六百六十五件。又查八年四月四日议案,报告结束,前后用款总计六万元左右。”^{[4](P18)}部分缓解人祸天灾带给湖南民众的苦痛。

护法运动后,时局仍处于动荡之中。

1918年8月,粤桂联军向福建北军发起进攻,连克龙岩、宁津、汀州、武平、清流、上杭、永定、平和、连城、宁洋、安溪、漳平、永春、大田、德化、仙游、龙溪、延平等地,福州大震。福州分会组织救护医疗队紧急出动,频电总会总办事处,凡医疗队所需药品、敷料等,请总办事处筹措速寄福州以应急需。^{[3](1918年9月10日)}总办事处立即照办,并组织延平、莆田等处分会开赴战地。^{[5](P468)}

1919年,零星的战灾救助仍在进行中。相对平静的时局实际上正酝酿着更大规模的灾难。中国红十字会一方面完成新与旧的交替——沈敦和辞职^①,蔡廷干出任副会长^②,唐元湛(露园)为理事长,一方面进行自身建设,以提高救护能力^③。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这是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发生的首次大规模武装冲突。

1920年5月,直系吴佩孚置段祺瑞“不准撤防”的命令于不顾,从湖南撤军北上(6月撤至河南布防)。在撤防中,湘军赵恒惕根据与直系达成的默契,捷足先登接防,武力驱逐皖系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势力。“湖南战局重开,浩劫当头,灾情过重。”^{[3](1920年6月25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闻湘南发生战事,特电宝庆、衡山、衡阳各分会探询战况”^{[3](1920年6月4日)},并致电常德、衡山、耒阳、衡阳、宁乡、宝庆、湘潭、长沙、岳州分会协力救护。各分会筹集款项,救济难民,以尽天职。^{[3](1920年6月28日)}

吴佩孚由湘撤防北归“实为直皖战争的起点。”^{[6](P503)}7月14日,直皖大战在京郊正式展开,涿州、固安、高碑店(西战场)以及津浦线左近

的梁庄、北极庙、杨村一带(东战场)顿成逐鹿之场,“京兆分会、天津分会,协力救护。”^{[5](P468)}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救护行动中,北京女界红十字会积极参与,除组织救护队外,还设立妇孺救济会、妇孺收容所等,成绩突出,赢得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

在1920年动荡不安的时局中,中国红十字会内部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7月9日沈敦和逝世。沈敦和是中国红十字会的缔造者,办理会务前后17载,功勋卓著,如《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所评:“论开创则百世不祧之祖,论慈善则万家生佛之宗。”他的去世,是当时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巨大损失,“闻者同深悲悼”。^{[4](P22)}另一件大事是10月2日发布大总统令,同意吕海寰辞去中国红十字会正会长职务,派汪大燮^④为中国红十字会正会长。吕海寰是红会先师,对推动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二

直皖大战,直胜皖败,直系开始主宰中国政坛。但军阀之间的纷争恶斗并没有因此而停歇。

1921年3、4月间,靖川军刘成勋部进攻四川,战火在新都等地腾起,成都分会组织救护队、掩埋队,并设临时妇孺救济所,竭力救护。^{[3](1921年4月17日)}6月,第二次粤桂战争爆发。1920年第一次粤桂战争中,桂系军阀战败,陆荣廷撤出广东,陈兵梧州,准备反攻。6月13日桂军沈鸿英部进攻广州,粤军陈炯明指挥反击,连战皆胜,8月5日进入南宁。陆荣廷逃亡,战争结束。战争期间,桂林等处分会奔赴战地,救护伤兵,掩埋弃尸。总会总办事处筹资洋500元汇桂林分会,给予支持。^{[5](P475)}

1922年,直系、奉系利益之争加剧,由此导致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发生。4月29日,吴佩孚、张作霖各投入10余万兵力,在马厂、固安、长辛店展开激烈战斗。保定分会筹备救济会21处,救护队二队,第一队由副队长景受川带领于28日开赴霸县,第二队由保定分会会长钱启嘉亲自带队开赴大城。29日,第一救护队到达霸县,恰逢两军开战,救护队不顾个人安危,冒险救护伤兵80余名,

除送军医院外,余下36人送分会医院调治。5月4日,直奉两军在大城一带交火,第二救护队于枪林弹雨中救护伤兵300余名。^{[7](P26、P28)}次日,奉军全线溃退。奉军退时,天津分会组织三支救护队,“竭力救护”。^{[4](P35)}此外,广东全省分会合组联合救护队对四川兵灾的救护,赤水分会对贵州兵灾的救护,信阳、开封、固始分会对河南兵灾的救护,南昌、赣州、吉安、赣县对江西兵灾的救护,寿州分会对安徽兵灾的救护,福州分会对福建兵灾的救护,桂林分会对广西兵灾的救护,长春分会对吉林兵灾的救护等^{[7](P23-53)},均不遗余力。总会总办事处一方面筹款补助,一方面知照前敌各军,对红会救护行动予以保护。

1923年,战灾救护仍在进行。四川久战不息,成都、隆昌、万县、简阳、罗江、崇庆、威远、乐山、梁山、大竹、渠县、新都、华阳等分会,于川战救护,勤劳不息。而广东番禺、高要、顺德、南海等分会于滇桂之战,贵阳分会于黔战,广西桂林、梧州等分会于粤桂之战,江西黎川分会、福建厦门分会于闽战,湖南常德、醴陵等分会于湘战等,也都积极投入救援。^{[7](P60-140)}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在筹款募捐资助分会的同时,组织了对临城劫车案的直接救援。5月6日,一列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火车,行至沙沟、临城间,被山东匪军孙美瑶、孙美珠截劫,是为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被劫往抱犊崮山中的百余名乘客中,有26名“洋票”,分别来自美、英、法、意大利、墨西哥和罗马尼亚。“该匪以外人为质,挟持官府与之交涉,要求改编官军,给饷给械。”中国红十字会出于人道主义,为尽救护天职,庄录理事长特请总会总医院牛惠霖院长率领医队,由上海出发,前往山东,“始则暂驻枣庄车中,组织临时医院,旋即偕中兴煤矿公司新医院,终则达其入山救疗之目的。中外旅客,除始被掳时,一外人在车拒匪被匪枪击毙命,一华人被掳上山,年老不能攀登被匪击死,一华人坠崖跌死,共死三人外,均于六月十二日、二十四日前后释放,完全出险”。^{[5](P492)}

1924年,战争阴云密布,新当选的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颜惠庆^⑤、驻京副会长蔡廷干、驻沪副会长杨晟预作准备。9月3日,“齐卢之战”(又称江浙战争)爆发。战事发生后,“战区以内之各处红

十字分会,纷纷筹备救护,……本埠(上海)红会方面,业经派队四出布置,于救伤、收容、妇孺等事,多所规画,……故该会职员,益形忙迫,夜以继日,不得稍息。至各处救护应用物品,则均由该会置办妥当,分别寄运各地,以备临时应用”。^{[3](1924年9月2日)}两个月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先后在沪设立医院12处,向昆山、常州、浏河等处派出6支救护队,参与战地救护的医生、男女看护等400余人,规模空前。^{[3](1924年10月31日)}沪城分会及昆山、吴县等地分会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协力救援,卓有劳绩。在这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之中,中国红十字会走过了20周年的风雨历程。

1925年元旦刚过,第二次江浙战争爆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以及沪城分会立即组织救援。淞沪之战中,红会第五疗养所在松江设立9处收容所,三日内收容难民3000余人。莘庄、七宝等地成立红十字事务所,协助救护。苏州附近战火燃起,红会总办事处于13日派沈金涛率救护队乘“大利”轮前往苏州施救难民,14日入城,救出避难妇孺310人。^{[3](1925年1月17日)}至27日,救护船已8次往返苏州上海,救出难民数千人。^{[3](1925年1月28日)}

第二次江浙战争结束,奉浙战争又起。在持续近二个月的争战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进行了广泛的救护动员,分会积极响应,据《申报》报道,参与救护的分会有镇江、泗泾、松江、高邮、南京、常州、扬州、昆山、丹阳、宝应、仪征、阜宁、宿迁、泰县、武邑、清江浦、徐州、盐城、惠民、涟水、淮安、明光、滁州、临淮、蚌埠、宿县、泗县、江阴、酃城、永城、绳池、虞城等,有一些乡镇如三河镇、刘庄、板浦、楚旺、众兴、高资、窑湾等也组建分会,参与救护。分会的广泛参与,使奉浙战事救护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三

北洋军阀穷兵黩武,弄得兵戈四起,天下大乱,以致民不聊生。人们渴望结束战争,社会各界包括中国红十字会不断呼唤和平。顺应民意,1926年,一场结束战争的战争——北伐战争拉开

序幕。

北伐战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期北伐是国共两党联手共同遂行的。自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来,两党为北伐作战做了充分的准备。北伐的目的是结束军阀割据局面,实现统一。北伐的对象是盘踞两湖、河南的吴佩孚集团、割据苏浙皖赣闽的孙传芳集团和据有东北、直隶、山东、热河、察哈尔等地的张作霖集团。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大会,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北伐战争在两湖战场、江西战场、福建战场、浙皖苏战场、河南战场展开。战火燎原,生灵涂炭。红十字会罹兵各省分会,组织救援。如:

在两湖战场,8月19日,北伐军攻克湖南平江时,平江分会派队掩埋阵亡兵士尸体53具,设临时医院3所,救治伤兵370余人,收容妇孺千余人^{[3](1926年9月11日)};湖北蕲春分会在两军交战时,设妇孺收容所3处,并派出由40名队员组成的救护队赴前线救伤^{[3](1926年9月12日)};汉口分会自湘鄂军兴以来,“即已组织救护队出发岳州,实行收理与医疗职务(责)”^{[3](1926年9月13日)},武汉开战后,汉口分会设临时医院2处,收治伤兵千余名,分设妇孺救济所47处,收容难民妇孺50000余人,置备棺材2000具,派员至武昌城垣内外收埋浮尸。在这次救护行动中,汉口分会出动的救护人员达200余人。^{[3](1926年10月20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宋庆龄与何香凝一道组织红十字会,“发动慰问伤兵运动和策划战时救济工作,她曾亲自电请苏俄工联全国理事会,并发动各工联团体,救济武汉等地的伤兵,有力地配合和推动北伐革命战争的胜利进展。”^[8]

在江西战场,曾在“二次革命”救护中取得卓著成绩的吴城分会,组织起救护队,赴战地救伤葬亡,同时开办妇孺救济所,留养落难妇孺^{[3](1926年9月26日)};“南昌临时红十字会”(应为南昌分会,该分会成立于1911年10月)自9月投入战事救护,一个多月即掩埋尸骸2000余具,收容难民、伤兵4000余人^{[3](1926年11月2日)};九江分会“一面疗治疮伤,一面分运食粮”,救伤恤难,勉力为之^{[3](1926年11月12日)};吉安分会在邻县军情告急之时不分畛域,出队救护。^{[3](1926年11月13日)}

在江浙战场,杭州、宁波分会组编医队,参与战地救护。^{[3](1927年1月8日、20日)}松江分会在1926年底即着手筹备战事救护事宜,战争发生后,受总会总办事处委托,1927年2月18日,开办中国红十字会第五疗养所,至3月初收容伤兵、难民达3000余人。^{[3](1927年3月21日)}松江所属莘庄、七宝,均有红十字会组织,两镇分会开办收养所,组织救护队,积极投入救援行动。沪城分会在3月15日派出救护医船,前往青浦,救出难民240余名。^{[3](1927年3月19日)}23日派掩埋队前往闸北,掩埋尸骸百余具。^{[3](1927年3月24日)}扬州分会“因时事之需要,设有医院四所,自军兴以来,受伤兵民住院者先后达六百人之谱,每日门诊至少亦在百号以上。”^{[3](1927年5月30日)}新成立的六合、奉化、南通、殳山、漕河泾等分会,也都开展了力所能及的救援活动。

在其他战场,也有红十字会的人道救助活动开展。

在北伐战争的救护行动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应当说也发挥了相当的作用,总会总办事处在致电前敌各军对红十字会的救护行动给予“一体保护”之外^{[3](1926年9月26日)},还亲自参与江浙战场的救护。1927年3月15日,为救济松江难民,总办事处特租内河招商轮船局“恒吉”轮加挂船只,驶往松江,救出难民227人。^{[3](1927年3月18日)}17日,“恒吉”再赴松江,救出难民352人。^{[3](1927年3月20日)}3月23日,闸北突遭兵燹,总办事处派员乘汽车,往返救护^{[3](1927年3月24日)},并派出掩埋队,会同沪城分会,掩埋遗体。豫战发生后,载往汉口的伤兵骤增至9000余人,汉口分会无力招架,总会总办事处随即组织一支由23人组成的救护队,于1927年6月11日乘“南洋丸”号赴汉增援。^{[3](1927年6月12日)}

但是,与以往的救护行动相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北伐战争的救护中,表现出令人不解的“消极”:一则没有亲自组织、协调各分会的战地救护,各地分会近乎沉寂的救护局面,与此不无关系;二则没有积极地救援行动方案,除了江浙战场有总会的直接参与外,其他战场很难看到总会直属的救护医队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三则没有举办必要的募捐活动,翻检《申报》,从1926年7月到1927年7月,整整一年中,几乎找不见直接与北伐救护有关的募捐启事,这与以前的做法大相

径庭,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没有募集事业基金,慈善救护自然无从着手。作为专事人道救护的慈善组织,中国红十字会近乎冷眼旁观的消极面对北伐战争的人道需求,此种反常之举,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更激起前敌各军的强烈不满,正因为如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专门成立“彻查上海红十字会委员会”,对红十字会进行“彻查”,在1927年8月13日彻查委二次会议上,总司令部军医处处长陈方之表示,“彻查原因,为红十字会历年积弊太深,并此次前方救护工作,不但不予协助,竟敢置若罔闻,殊失创办红会宗旨。”^{[3](1927年8月14日)}“彻查”后,红十字会先后派出5支医队前往南京、常州、镇江等地救护沪宁战伤,救护工作稍有起色。

综观整个“军阀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护行动,尽管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兵灾救护成绩昭然,理当载入红十字会史册。

注释:

- ①沈敦和是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在中国红会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如是评论:“沈副会长办理会务,前后十六年,集款二百数十万元,分会一百四十余处,连年天灾人患,胥赖红十字(会)拯恤,虽有各善士慷慨乐输,但非沈公任劳任怨,曷克臻此?中国向无红十字会,日俄之战,东省人民惨遭兵祸,若非沈公首肯任事,当时红会又何以成立?是中国之有红十字会,实创自沈公也。”(《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第22页)
- ②蔡廷干,字耀堂,1861年出生于广东香山。曾留学美国,回国后入天津水雷学堂,1911年任海军部军制司长,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授海军中将军衔。1913年9月任税务处会办,1919年4月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8月1日就职视事),1921年任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1924年任税务处督办,1926年7月署杜锡圭内阁外交总长,1927年解职,1935年于北京逝世。
- ③蔡廷干8月1日视事后,12日召开常议会,增举常议员,组织委员会。总办事处设财政、赈灾、卫生、交际四股,财政股股员为宋汉章、盛竹书、钱新之、陈光甫、李馥荪、虞洽卿;赈灾股股员为王一亭、朱葆三、劳敬修、聂云台、汪汉溪、洪文廷、袁仲蔚、陆伯鸿;卫生股股员为牛惠霖、刁信德、胡宣明、唐乃安、侯逸如;交际股股员为金伯平、庄得之、张策云、曹锡康、蔡翔如、朱少屏、沈联芳、余日章。同时扩充会员。(《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第23页)
- ④汪大燮,字伯唐,1860年生于浙江钱塘(今杭州),举人出身,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1902年任留日学生监督,次年充外

务部参议。1905年受命为出使英国大臣,1907年回国,旋授考察宪政大臣,出使英、德等国,1908年任邮传部左侍郎。1910年出使日本,1913年回国后任熊希龄内阁教育总长,1914年任平政院院长、参政院参政。1916年任交通总长,次年任外交总长,代国务总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任巴黎和会外交后援会委员长。1922年再次出任平政院院长,1925年兼任全国防灾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委员长。1929年去世。

⑤颜惠庆,字骏人,1877年生于上海。早年毕业于上海同文馆,后留学美国。回国后任圣约翰大学英文教授。1909年任外交部股长,1910年兼清华学校总办。1912年后历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内务总长等职。1924年4月29日被任命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出任驻英、苏大使。抗战爆发后在上海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解放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等职。1950年在上海病逝。

参考文献:

- [1] 费正清. 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部)[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 [2] 来新夏. 北洋军阀(第4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3] 申报[N].
- [4] 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Z].
- [5] 觉民. 天津通讯[N]. 民国大新闻报,1917-7-22.
- [6] 李新,李宗一. 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2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7] 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 慈善近录[Z]. 1924年刊.
- [8] 大革命洪流中的宋庆龄[N]. 人民日报,1983-05-27.

First – Aid the China Red Cross Offered to the Wounded During the Period of Warlords

CHI Zihua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China)

Abstract: In the spirit of universal fraternity or brotherhood, the China Red Cross carried on the humanitarian cause of rescuing the wounded and sympathizing with the victimized during “the period of warlords” (1916 – 1928). This organization gave wide – spread first – aid to those who were wounded in such battles / campaigns as the Campaign Against Yuan Shikai, Guangdong – Guangxi Battle, Jiangsu – Zhejiang Battle,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Civil War, etc. The Members of China Red Cross, who were wholeheartedly devoted to their duty, worked very hard and selflessly to rescue and save the wounded. That was why they were unanimously praised by the people.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warlords”, the China Red Cross, rescue or give first – aid to the wounded

(责任编辑:藏 峪)